

文君 著

红蝶

A large butterfly with dark wings and red markings, flying against a dramatic sky with a bright sun or moon. The butterfly is positioned centrally, with its wings spread wide. The sky is a mix of dark, swirling clouds and a bright, glowing light source, creating a high-contrast, atmospheric effect.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reds, oranges, and dark blues.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电子书

题记：

有谁知道，空房子里盛开着玫瑰？那个精灵就在玫瑰花下醉倒……

走在人群之中，我们想过没有，鸟在飞时，幽灵们同样随风而起，有片叶子正落入我的掌心，我凝视它，枯黄的旧事：战争、爱情在现代人的生活里演绎另一段情爱交织的故事……跨越了时间的距离，现在我们做什么，谁穿着旧鞋子在爱与恨中诞生婴儿，就是那个婴儿呵护烛光，然后将最后的光芒燃亮世界。

目录

第一章 1

11

24

37

49

512

613

716

第二章 18

118

220

321

424

526

629

730

第三章 33

133

234

335

437

539

641

745

第四章 49

149

250

353

454

556

658

759

第五章 63

163

266

369

472

573

676

778

第六章 80

1	80
2	82
3	87
4	90
5	92
6	93
7	95
第七章	98
1	98
2	101
3	102
4	104
5	106
6	109
7	111
第八章	113
1	113
2	116
3	117
4	120
5	125
6	130
7	134
8	141
9	146

第一章

1

姚犁今天休班。

他躺在床上，妻子朱珠早已上班走了。此时，他一个人，对，就是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敲门声？他想，管他是谁，他翻了一个身。敲门声并没有停止，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本来他最初是讨厌这声音的，此刻，他被这声音所陶醉着，他浑身燥热起来，那是一节一节的音乐在敲打着他的心扉，他兴奋、他寻找，门是挂在墙上的，是挂在空中？门，发出了女人般娇柔的声音，一点儿，一点儿，二点儿，二点儿……姚犁被这声音牵引着，他似乎吻着那个缠绵的声音，款款有情，温馨备至，是你吗？

姚犁的柔肠寸断，浑身如灶中炭火，旺旺的火焰让他下意识钻入其中，那个日子，正是十年以前的秋天，姚犁的眼里裹满了小菲的泪水，小菲起伏的身躯似丘陵一样在姚犁的目光里展现，那盆秋菊花盛开如轮，上上下下，秋色连接天日，那些红果纷纷缀入枝头，旋转、摇曳……他与她完成了人生的欲望的最根本的第一次，不久，秋霜冷却了城市的空气，那年，小菲去了美国，姚犁也告别了他的初恋，又是不久，传来了小菲死亡于美国的街道，红轿车从小菲的眼睛里滚过，小菲就这么远离了世界，姚犁很痛心，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小菲留下来呢？

姚犁又完成了一次生理上的发泄，他想：这大白天的，我怎么会敲敲门欲望得如此销魂！姚犁暗思，自己是一个很严肃的男人，自从跟朱珠以后，他没有跟任何女人乱来。

敲门声渐渐地平缓下来，姚犁想象这声音可能是谁？他一边想，一边心头又是一颤，脸上热辣辣的躁动起来……他再次问自己：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呢？最近电视广告那个叫做‘雅倩’的‘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同’女人，他真的见过那个演员本人，其实，美女永远叫做美女，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我为什么要想这些？姚犁似乎见到了美女正纤手伸来，红润着脸款款向他走来……姚犁刚想接过欲望，敲门声突然大起来。

怎么不给我开门？

分明是女人的娇音。姚犁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既陌生又富有挑战的吸引力。会是谁呢？

怎么不给我开门？

姚犁听清了，这声音里夹杂了不清，但还是那么动听，姚犁的双脚不由得迈到了门口。

你是谁？

姚犁问。

你是谁？

女人又反问。

谁总该有个名字吧，为什么要取名，不就是区分人时有个明确性，姚犁想到是不是朱珠的女友在恶作剧？不会！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这声音太特别了，凭他在电视台工作的经验告诉他，这是神奇的声音：磁性、柔美而不失尊严。

再不开门，我就自己开了！女人显然不耐烦地喊道。

转动、转动，防盗门的锁开始划动，姚犁忽然看见门外的寒气直逼他的心脏。

你真是个好健忘的男人！刚才你与那声音做爱的勇气哪里去了？你是个什么男人？女人又在说话，她的手可能在用力转动钥匙。姚犁知道除了妻子朱珠有钥匙，但此时女人绝对不是朱珠！怎么会？

姚犁忽然拉开门，他呆了。

一个无头的女人立在眼前，她一身红色的薄纱后透着无比洁白的肌肤。

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女人边说边把手里的红色绣花鞋捧到姚犁的面前，红色的绣花鞋像两只小船在姚犁的眼里，鞋窝里有朵红色的玫瑰正探头探脑地望着姚犁。

姚犁看呆了，他没有害怕，只是这无头的女人及红鞋及玫瑰让他不知所措，他打了一下自己胳膊，有疼痛感，他清楚他不是梦中也不是在死亡里。

奇怪吗？女人哈哈大笑，那笑声里充满了自豪，姚犁想象着女人的表情，他觉到了女人在声音里又在捕捉他的激情。

姚犁摇着头，心想现在是大白天的，难到传说中的鬼真的显灵了？他想到了电影《人鬼情未了》，他想到了那里的巫婆及种种离奇的镜头……姚犁有些后怕，自己竟跟鬼的声音在满足欲望。

闪电，闪电中雷声咬着光芒，姚犁努力让自己闭上的眼睛再睁开，顷刻间，从天而降的雨水接踵而至，重重地砸下一个人头，尔后又缓缓地落植在女人的肩上，转了几个圈，女人眨了几下眼睛，无头女人有了头，的确漂亮非凡，女人笑了。

送你的！女人把红色绣花鞋红玫瑰送到姚犁怀里，姚犁实在找不出理由或是好-的词汇来形容女人的美丽，姚犁想到自己三十多年来是没有白活，竟然遇见了活生生的鬼！

女人随着姚犁走进了屋，女人说姚犁你是个特殊的男人，所以才可以告诉一段过去的往事。姚犁端详着绣花鞋上的鸳鸯，一对情幽幽的生灵在碧水中荡漾……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姚犁问道。

我的老家在哈尔滨，你知道那个松花江吧，我从那里来，叫我孟化蝶好了。

2

二十年代的哈尔滨，至今仍有名字重复着历史陈旧的往事。至于从何时起有什么人给这里的地理位置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龙凤山庄”，旧梦雪片一样地飞来，那个最繁华最努力的庄园不安地在雨中动摇了几下，尔后，江面上几只飘来的船只，载着岁月里最古老的话题驶向今天，爱与恨都真的已经过去了？庄园里花草丛生，几只翩翩起舞的彩蝶在阳光下撞头接臂，那份悠闲无疑是在说庄园里的气派。

孟家就是这庄园的主人。庄园里庭台水榭，布局十分考究的建筑人十分相信这庄园的富贵。走进庄园，豪华的墙壁上红漆在阳光里闪烁着女人们面红的光芒。庄主走过的地方，是青石铺的小径，几阵风吹过，空气里仍旧飘荡着淫欲的气息，女人们的脂粉在空气中像露珠一样凝固，潮湿之中开始有人在雨夜暗暗地偷哭。

几十年前，龙凤山庄的气派已经在一场文化大革命中砸碎，那些遗留下来的残烛在寒冬的雪天里流泪，叫林宇的男孩在他十七岁时，他成为龙凤山庄的弃儿，他的父亲是谁，他永远也没有知道过，只觉得手脚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后来他发现自己躺在王寡妇的炕上，林宇发现王寡妇边擦着眼泪边给自己端来一碗荷包蛋水，林宇一扫而进。林宇很少跟村里的人说话，林宇只知道王寡妇嫁过来的第二天，王寡妇就死了自己的男人。王寡妇不算漂亮但也有几分姿色。林宇在雪后的第七天，王寡妇给他烙了一堆玉米饼子，并且在临走时塞给林宇十元钱人民币。林宇清楚他只有远走，远走多远他也不清楚，他手里攥着一团雪被他又抛远，眼里滚着泪但他没让它流下来，林宇更知道，在龙凤山庄，只有王寡妇才是他可以怀念的亲人，在他十七年的生活里，没有人像王寡妇一样关注他，并且让他远离山庄寻找活下来的另份机会。

庄园中庄主孟祥老爷子，就像是只有淫荡才算是生活，他服过多少祖先留下来的春药，他晃动在女人的呻吟里，欢乐的后面是一群女人为了讨好他而争风吃醋。

在孟祥老爷子六十五岁那年，庄园里来了一个女仆叫玉儿，玉儿是来服侍大老婆的，她被大老婆唤来使去一年之久，大老婆总是一个人坐在厢房里，被玉儿梳过的发髻足足光得可以照出人影来，玉儿只有几次碰见孟祥老爷子披着衣哼着曲走进来，她垂下眼睛不敢正孟祥老爷子，她慌慌张张忙着自己的活儿后，知趣地躲在一旁听使唤；这天晚上，大老婆让玉儿把一点花粉送给孟祥老爷子新娶过的五姨太。玉儿刚走到五姨太的门口，就听见男女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她的腿不动，手却抖动，玉儿没有敲门，她想进去还是退走？玉儿的脸紧张地燥热着，在他们声音传出的颠簸中，玉儿的心跟着跳动得更急速，叭的一耳光落在玉儿发红的脸上。

大老婆打了玉儿。

玉儿没有哭，只是跟着大老婆走回去。玉儿烧了开水又兑上一些冷水，等她望见一丝不挂的大老婆躺在浴盆里，那满身堆起的皱褶让玉儿想到了衰老的悲冷，玉儿替大老婆一点儿一点儿地揉搓着皮肤，她耐着最大的意志力做着这种服侍的活儿，大老婆微闭着眼睛，玉儿不敢多说一句话，她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会让大老婆真正开心，还是不说的好，说错了是要挨骂的，玉儿小心地帮大老婆洗过澡，她扶着她上了床。

玉儿有十八岁了，自从听见了五姨太与孟祥老爷子混合的声音以后，她的内心荡漾着一种看不见的风，她的桃花一样的脸孔莫名的一阵阵发着烧，这是什么缘由？玉儿可以洗澡了，她把裹得紧紧的身体打开，现在她打量着自己，丰满的肢体溢着热气，玉儿很想好好摸摸，想着便走到镜前。

哦？玉儿吃惊而恐惧地捂住了胸前。

怕什么？玉儿，我看你许久了！孟祥老爷子透过镜子扑了上来，他脱掉外衣像风掀一样快速，春意荡漾，玉儿像一条鱼被划在了水里，来不及想到底还有没有想过，玉儿已经陷入其中。

这行吗？玉儿胆小的声音从低谷中传来一般，孟祥老爷子皱了皱眉。

大不了我娶你做六房。孟祥老爷子没有想到，玉儿如此温顺如此美好；但是，庄园里跟着夜雨静焉，一场听不到的死亡正悄悄走向玉儿。

玉儿，十八岁的玉儿初试这场体内燃烧之后，总觉得还有许多春雨在等待着春风，玉儿的眼睛似乎比以前还要明亮，她强烈地想一次次花开，然而，她内心里又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她情不自禁地划向孟祥老爷子时，仆人与庄主，玉儿在花开之后又见到了沼泽地里的他。

“爸爸，我回来了。”

听到这声音时，玉儿正端着茶走进来与他撞个满怀。

“对不起。”

那男人磁铁一样地吸着玉儿，在孟家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跟她客气地讲话，抬眼看他俊美的五官，玉儿心中一震，一股莫名的暖流涌进她的周身，他一身洁白的中山装，平分的头发像刚割过的春韭菜，就那么站立着，对视中两个人有了眼神交流中的另外意义。

很清楚了，这男人就是孟祥老爷子的儿子，刚从外地读书归来，玉儿还知道了这男人叫孟颂。

孟颂很快钻进了玉儿的怀里，年轻、朝气、强壮的他让玉儿领着另一片春色，玉儿想过自己现在是个坏女人，她在孟家父子的身体里荡来飘去的，玉儿的美丽、玲珑是没有女人可以代替的，孟家大院的上空飘着几朵乌云，现在的玉儿闻到了分泌的杂物迷漫着空气。

当玉儿挺起肚子时，孟家大院起了一场大火，那天，正是孟祥老爷子娶玉儿的当天，当晚大老婆莫名的死去，有人暗嘀咕：玉儿是个“扫帚星”，是她给辉煌的孟家大院带来了不安宁。

3

一只彩色的大蝴蝶从空中像团云朵一样压过来，玉儿喘着气，手与脚在麻木的痉挛中失去了方向，血、血，过去，过来！大蝴蝶扇动着美丽的羽翅冲着玉儿直笑，每笑一下，玉儿就觉得渐渐失去重量，当玉儿嘴里喊出大蝴蝶时，血水已经浸湿了整个木床，有个声音在陌生地啼哭，玉儿的脸色雪似的发白，不久，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吸，有人在啼哭，这就是玉儿的女儿，她在啼哭……孟祥老爷子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化蝶，那是玉儿死前的最后一句呼唤。

1932 年“满洲国”宣布成立。日本人在中国的国土上确立了自己的首都——长春。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最高达百万人之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遍布城乡，像蜘蛛一样网住了东北三省的心脏。

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疯狂进行经济掠夺；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实行法西斯文化统治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从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孟化蝶长大了，她具着聪颖及其独到的美丽。从日本人进驻入东北的第一天开始，孟祥老爷子的儿子孟颂，他义不容辞地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他整天带路或着表演着狗舔主人鞋底的把戏。日本人很喜欢孟颂这条狗，以至战争的烟火再大，也没有刮到龙凤山庄的屋顶。孟祥老爷子把几个姨太太都一个个耐死，他依旧在七十多岁时淫欲荡荡，只是对化蝶，他进行了特别与特殊的教育。十八岁的化蝶已从京都的学堂走回来，孟祥老爷子惊异化蝶越来越美丽的同时，他也在问自己：这孩子到底是我的还是儿子孟颂的？在掠过一丝凄凉之后，他只有淡淡一笑，管是谁的，反正是孟氏家族的。

化蝶几岁时就听见五姨太说过，自己的母亲最初是个女仆，后来因为有了化蝶在玉儿腹部的拢起，孟祥老爷子才算娶了玉儿，玉儿是你妈，但你妈还跟你的哥哥孟颂睡觉，你说化蝶这辈分怎个排法？唉，这个不正经的孟家！住口！

孟祥老祥子猛然一个巴掌贴在了五姨太的脸上。五姨太刚才一脸的喜悦浑然不知去向，两颗豆大的水珠从眼里滚落下来，五姨太就是五姨太，她没有哭出声来，只冲孟祥老爷子说了句：你打得真好！

你这个婊子！孟祥老爷子吼了这么一句，嘴角划过一丝冷笑，而后转身离去。

化蝶在龙凤山庄的日子里，梦见蝴蝶在阳光下翻飞或者她在花丛里捉蝴蝶，在她的房间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色彩各异的蝴蝶标本，化蝶想不出当年母亲玉儿为什么在临死前喊着蝴蝶？当化蝶走近山庄村民的孩子们中间时，化蝶总是让人们责怪与白眼，化蝶很孤独地长大，化蝶在蝴蝶里长大。

孟颂常常带着日本人回到龙凤山庄，不久日本人也驻扎在龙凤山庄，山庄里的村民在一次次目睹孟祥父子的嘴脸比狗还要下贱时，他们的女人或女儿在日本人的刀枪下被逼迫着成为发泄淫具的猎物。

18 岁的化蝶终于明白：自己小时候不受村民们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孟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的存在为孟家的乱伦添上了更具意义的传奇色彩，化蝶接触着大都市化教育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她不得不承认孟家的悲哀，她只有在接触文字时才可以自由，她喜欢拉美的女诗人啊古斯蒂尼的作品，在化蝶云一样清澈的目光里，那是一朵太阳神的花朵在开放：

在梦幻搭起的卧室里

你洒遍鲜花和心灵的光芒，

我的灵魂穿着无声的鞋袜和宁静的衣裙

沿着今夜最黑的小径前往你的身旁。

.....

我在奇怪地死去.....

不是生命，死神或爱情使我死亡

而是一种沉默的思想，犹如一种创伤.....

难到你从未感觉这样的痛苦——

一个在生命里扎根的广阔的思想

吞食着灵魂和肉体，却不能使鲜花开放？

难到你们心中从没有一颗星：

烧毁着你们的全身却发不出一丝光芒？

.....

4

化蝶确切地喜欢上一个人是在一个午后，孟颂带回家的日本军官——小村树石。小村树石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让化蝶吃惊，化蝶的意识里日本人一个比一个坏，今天，她否定了这样的想法。小村树石的外表首先是极其和善的，尔后他们的交谈是愉快的。小村树石的到来牵动了化蝶的心，化蝶问自己：是否要爱了？

有天傍晚小村树石皱着双眉来到了化蝶的面前。

化蝶我要走了，他说。

化蝶摸摸自己的心，格外的想往外跳。小村树石说这六个字的速度是如何的慢，秋天了，天空里轰打着干雷，化蝶想到了秋雨里的冷寂。

化蝶在二年以后结识了一个叫谷香兰的女人，在小村树石走了的二年里，化蝶成为了龙凤山庄唯一守夜的女人。外面的枪声似乎与他们孟家大院毫无相干，孟祥老爷子春风得意地颠簸着他的欲望，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孟颂自己更换女人，也替着日本人在寻找；化蝶管不了

他们的所做所为，她讨厌这样的家庭！外面兵荒马乱，她只能暂且生活在这里。

你叫孟化蝶，对吧。说话的女人光彩而柔媚。她说要带化蝶去一个地方，并且见一个人。化蝶跟着女人走出了龙凤山庄时，鸡叫已过了三遍；树的枝丫在依稀的朦胧中有些低缓，拥挤的叶子纷纷摇着胸脯，化蝶望望发白的天边，喊着香兰姐要走多久？

香兰不答，却回过头向化蝶望一眼，扑闪中两道柳眉一挑，微微将朱唇开启，露出光洁整齐的牙齿，浅浅地向化蝶抛一个笑，那种妩媚令化蝶一动。

化蝶试想过母亲的温暖，可她从未具体的得到过。从出生之后她就认识蝴蝶，有一次化蝶梦见蝴蝶躺在她的怀里大哭，醒来才知是自己在哭。

一想到蝴蝶，想到与蝴蝶有关的母亲玉儿的远去，化蝶就在心底有一丝失意，寒意在眼底飘起一缕一缕的白雾，这么多年了，她走出龙凤山庄又回到龙凤山庄，孟氏父子的疼爱与他们的行为，时时在矛盾她，烧灼着她的心。

香兰在一道门前停住，她示意化蝶不要说话。香兰进去不久，像朵花似的开在化蝶的面前，香兰穿着和服的美丽比刚见到她时还要温柔，化蝶跟着香兰走进门，她惊喜住了，是他——小村树石。

记忆的那年夏天，化蝶在洗过澡之后，便望见了等她的小村树石。化蝶红润的脸微微渗着细汗，他们拥抱着，整个房间随着他们的喘息在动摇！

化蝶是花，在辩不清风向的房间里盛开，乳白色的水雾贴着一轮太阳，一股股热浪拍击着岸边，岸上的小鸟抖着舒缓的羽毛……化蝶在呻吟里幸福地熟睡。这是化蝶吗？那样的夏天，化蝶梦见了小村树石。

小村树石用着中国人的民俗方式娶了化蝶，化蝶感觉自己真的是只红蝴蝶，她飞了起来，她舞了起来，小村树石迎接着她的方向旋转……

小村树石还没有回来，化蝶在寂寞的等待里突然听到女人的一声吼叫，她惊吓出一身冷汗，化蝶穿过长长的小径，来到了那个闪着灯光的窗前。人影交错，皮鞭声、喘息声、哭泣声……交叉在一处，粘合在一起。

你说不说？皮鞭的响声，日本人的吼叫声。一个女人被捆在床上。确切地说，是被脱得赤条条地捆绑在床上。几个日本人的目光停留在女人的身上。

再仔细看看，那边坐的不就是自己的丈夫——小村树石，旁边还有那个美艳的谷香兰。前些天，化蝶还看过谷香兰在唱戏呢。

被打的女人闭着双眼，赤裸裸的肌肤被皮鞭抽得像条弯曲浮动的蛇。打的人累了，就听到小村树石说你们随便吧。

几个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准备着，像是有人组织好了似的，他们轮流着在女人的身体里上上下下，女人疼得直喊……化蝶真想走过去阻止他们，可她不能，曾经在谷香兰的口里，化蝶清楚自己不能参与小村树石的任何事情。可是那个女人真惨！化蝶望见小村树石、谷香兰他们冷漠地立坐在那边，她的心凉了！化蝶想到了这个灭绝人性的男人，怎么会让她曾经心跳不止？

一个日本人拿出战刀，他把战刀伸进女人的洞穴，女人在巨烈的疼痛里醒来，女人红黑的嘴唇颤抖着血滴，战刀不停的转动，分明听到肉被刮下骨头的声音，几个日本人哈哈大笑，女人在日本人的笑声里终于死去。

化蝶目睹这一切便更加惭愧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同胞，却为这类似野兽的男人奉献着自己的爱情？爱情？是怎样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化蝶这样想。

化蝶真正死去的原因只有她自己清楚。化蝶无力挽救一种尊严，在她进京读书的年代，她曾经激动过学校里爱国人士的演讲，化蝶后悔当初没有走近他们的队伍；嫁给了小村树石以后，才明白爱到不能爱时，却是一种极端的无奈。最终，化蝶在给小村树石的酒中投了药，小村树石彻底地死去时，化蝶也喝了令她死亡的酒，当有人发现化蝶手里握着一双红绣花躺在小村树石的身旁，一切都不是结束的结局了。后来，龙凤山庄的孟祥老爷子死了，孟颂在给日本人舔鞋底时，让枪弹穿了胸膛；龙凤山庄再没有庄主而言，龙凤山庄是一个村落，在日本投降以后，它实实在在是一个百姓的村庄了。

5

姚犁翻过身，外边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直烘着他的脸，他觉得脸上暖洋洋的，面对着大大小小的方格床单，姚犁想到小菲走进美国的当年，他娶了美貌的朱珠。朱珠长得极像姚犁死去的母亲，姚犁怀念母亲，那是多少年以前了，自己正逢退牙的年龄，大概要过春节了，是母亲给他进了一筐爆米花，母亲一口一口地咀嚼一口一口地喂给姚犁，姚犁想到这儿，泪流了下来。母亲，他的母亲，两颗葡萄般的眼睛闪着春天的温暖，姚犁写过许多献给母亲的诗歌，他一口一口地吸烟时，像是在细细地品母亲带给他的温暖。

6

叶婉嫁给的男人正是几年前从龙凤山庄走出来的林宇。

林宇回忆到多年前的情景，在他怀念王寡妇的玉米饼子及可贵的十元钱时，他想到他最终的家还是龙凤山庄。林宇想到山庄里的人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穷。那时候春天的山上野菜随风招摇，他吃着野菜的日子，眼睛都是绿的，他没有读完小学，只记得村长告诉他给生产队放牛。临近年尾时，会计把可怜巴巴的几元钱递给他，林宇感到鼻子里酸酸地发涩。

他真的流泪了，岁月漫延着另一种回忆。此刻，林宇望见自己的集团大厦，他在他人眼里是个腰缠万贯的人物，他出出进进的好风光，让许多人猜编了许多传奇故事来——与政府某个重要领导有神交，或者与某某做买卖突然爆发等等。林宇风风光光的在龙凤山庄娶了叶婉；他给王寡妇盖起了新房，林宇想到山庄的穷还是没有更改，村民们用锄头铲地，牛耕地不变水灌田不变，他为此悲哀得想哭。外面已经是电子控制的信息时代，频频的高楼林立已与这里不能伦比。林宇开始投资，他重新建立龙凤山庄，盖起了最美的学校楼舍；他为自己修建了更壮观的庭院，比起几十年前的孟祥老爷子可要气派几分。林宇让叶婉守护着这个家园，他还要回到城市，回到属于他的林氏大厦。叶婉很不明白，林宇娶她就是守护这豪华的庭院吗？她认为自己在他人眼中是优越的：权、钱，高中一毕业就被林宇看上，在龙凤山庄，她是一个让人十分羡慕的女人，她美目流盼像山谷里的野菊花，她只能寂寞地开在这里。

林宇回来，林宇离开，叶婉已经习惯了丈夫的来去匆匆。

林宇变了，他认为变了的是一种形式，在他开始了生活的质的变化，是从一个叫尹畅的女大学生开始。